

日內瓦：受監視的過境與避難之城

Dr Alexander Ressos, TEP
Attorney-at-Law (Switzerland), Solicitor (Hong Kong),
Solicitor (England & Wales)

難民的大規模湧入使日內瓦陷入微妙的處境。共和國希望依照其傳統和身份援助同宗信徒，但又不能無視強大鄰國的壓力。路易十四在日內瓦派駐了一名常駐代表，負責監視該城並維護國王的利益。¹法國可以威脅該城的物資供應，阻礙其貿易，甚至考慮軍事幹預。因此，日內瓦必須在提供庇護的同時避免挑釁。

共和國採取了審慎的政策。它援助過境難民，為他們提供臨時住所和繼續行程所需的幫助，但限制永久定居者的人數。當法國施壓加劇時，當局有時會要求難民離開該城。早已設立的“法蘭西基金”（Bourse française）在救濟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，並得到整個新教歐洲捐款的支持。²

瑞士的歸正宗各州，尤其是伯爾尼和蘇黎世，也接納了大量難民；德意志新教諸邦、荷蘭聯省共和國和英格蘭則組織了難民的安置。勃蘭登堡大選帝侯在敕令廢除數日後即頒佈敕令，邀請胡格諾派到其領地定居，並給予稅收和經濟優惠。³各接納國之間爭相吸引技術難民，表明各國君主已認識到這些移民的經濟價值。

對日內瓦而言，選擇性接納政策具有多重好處。它使該城得以留住對其經濟最有用的難民，即技術工匠、商人和資本家，同時減輕最貧困者帶來的負擔並降低外交風險。它還強化了日內瓦作為

日內瓦：受監視的過境與避難之城

樞紐的角色：途經該城的難民往往與其保持聯繫，而這些聯繫日後將滋養新教銀行業的網絡。

接納政策還產生了持久的人口影響。十八世紀期間，日內瓦人口不斷增長，難民出身者所佔比例相當可觀。⁴在狹小且設防的領土內，這種增長導致城市密集化、租金上漲以及不同人口階層之間的社會緊張。

1 註釋

1. Musée protestant , “ Le Refuge huguenot en Suisse” (museeprotestant.org) : 自 1679 年起，法國通過法國常駐代表行使監護，該代表“向城市當局交涉，要求驅逐胡格諾派”。
2. Musée protestant , “Le Refuge huguenot en Suisse”：法蘭西基金由 David de Busanton 於 1545 年創立，僅 1687 年一年就發放了約 1 萬弗羅林；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Suisse (DHS；《瑞士歷史辭典》)，詞條“Réfugiés protestants”：歸正宗各州設立了“難民局”（Chambres des réfugiés）和“基金”（Bourses，或稱法蘭西團體），用於救濟難民並對其實施社會管控；瑞士國家博物館，博客，“L’arrivée des huguenots”（2019 年）：1687 年 8 月 30 日，有 8000 人抵達日內瓦，而當時該城僅有 16000 名居民。
3. Wikipedia（英文），“Edict of Potsdam”：勃蘭登堡大選帝侯腓特烈·威廉於 1685 年 10 月 29 日頒佈的敕令，給予胡格諾派自由選擇定居地、免除關稅和賦稅（六至十年）、提供住房、公民平等以及用法語禮拜的權利；約 2 萬名難民在勃蘭登堡-普魯士定居。

4. Archives d'État de Genève , “Genève au XVIIIe siècle” (archives-etat-ge.ch) : 約 1725 年有約 2 萬居民，約 1770 年有 2.5 萬居民，另有近 3000 人居住在郊區和屬地；《南特敕令》被廢除後的法國移民（3000 至 4000 名難民）以及嬰兒死亡率的下降推動了這一增長；瑞士國家博物館，博客（2019 年）：1687 年有 16000 名居民。

僅供一般參考。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，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，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。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狀況。

網 上 版 本 : hk.helveticaregister.com/geneva-geneva-a-city-of-transit-and-refuge-under-surveillance